

津逮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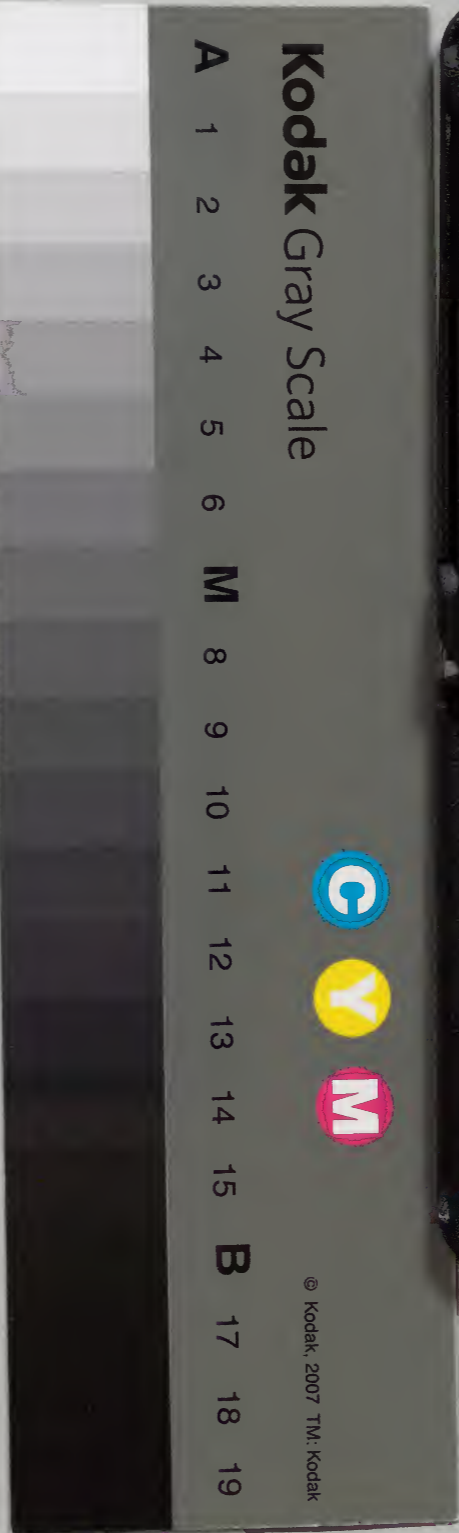
吟齋夜話

第八集

庫	文	閣	內
三七函	三一六	漢	
五架	一七八冊	書	
	口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0
冊數	178(90)
函號	371 2

九十 90



冷齋夜話目錄

卷一

漢書五庫

江神嗜黃魯直書韋詩

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羅漢第五尊失隊

東坡夢銘紅靴

詩出本處

宋神宗詔禁中不得牧豕狔因悟太祖遠略

目錄

東坡南遷朝雲隨侍作詩以佳之

東坡書壁

古人貴識其真

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

鳳翔壁上題詩

盧橘

東坡論文與可詩

的對

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郎几

間

換骨奪胎法

詩用方言

老嫗解詩

采石渡鬼

李後主亡國偈

卷二

目錄

古今

韓歐范蘇嗜詩

陳無已挽詩

洪駒父評詩之誤

留食戲語大笑噴飯

歐陽黃牛廟東坡錢塘詩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絕

稚子

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昭州崇寧寺觀音竹永州澹山狐

僧賦蒸豚詩

王平甫夢至靈芝宮

安世高請福那亭廟少游宿此夢天女求贊

卷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池塘生春草

詩說烟波縹緲處

山谷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

東坡美謫仙句語作讚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碁隱語

李元膺喪妻長短句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荆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活人手段

詩未易識

卷四

詩話妄易句法之病

五言四句詩得于天趣

夢中作詩

西崑體

詩比美女美丈夫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

元章瀑布詩

詩句含蓄

滿城風雨近重陽

天棘

琥珀

詩誤字

王荆公東坡詩之妙

詩忌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賈島詩

詩用方言

舒王女能詩

目錄

詩苑夜話

卷五

賄輸梅詩罰松聲詩

東坡藏記

荆公梅詩

詩置動靜意

舒王山谷賦詩

王荆公詩用事

蘇王警句

句中眼

舒王編四家詩

范文正公蚊詩

柳詩有奇趣

東坡屬對

林和靖送遵式詩

丁晉公和東坡詩

上元詩

東坡滑稽

卷六

曾子固風舒王耆佛

稱甘露滅

大覺禪師乞還山

靚禪師溺流詩

靚禪師化人題壁

誦智覺禪師詩

永庵嗣法南禪

東坡和惠詮詩

象外句

僧清順十竹林下詩

東坡稱賞道潛詩

僧景淳詩多深意

鍾山賦詩

僧可遵好題詩

六齋夜話

目錄

及古閣

卷七

蘇軾襯朝道衣

東坡廬山偈

般若了無剩語

船子和尚偈

東坡和陶詩

東坡戲作偈語

東坡留戒公疏

負華嚴入嶺及大雪

夢迎五祖戒禪師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悅禪師作偈戲詵公

觸背關

毛僧說偈

謝無逸佳句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卷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野夫長短句

劉淵材南歸布橐

雲庵活盲女

錢如蜜

道士畜三物

夢遊蓬萊

周貫吟詩作偈

石學士

石土埭

范堯夫揖客對臥

李伯時画馬

房瑄前身爲永禪師

退靜兩忘

令齋夜話

目錄

及古閣

卷九

草書亦自不識

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

劉淵材迂濶好怪

課術有驗無驗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癡人說夢夢中說夢

不欺神明

聞遠方不死之術

自以宗教為已任

牛逐虎

劉野夫免德莊火災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卷十

作詩准食肉例

目錄

及古

蠹文不通辯譯

淨璉輩何可少

石崖僧

三生爲比丘

禪師知羊肉

日延一僧對飯

邪言罪惡之由

三君子瑕疵可笑

歐陽修何如人

證道歌宣公塔

寧安不視秀僧書

饌器皆黃白物

聖人多生儒佛中

有縫浮屠

麥舟助喪

讀傳燈錄

詩當作不經人語

嶺外梅花

詩忌深刻

蔡元度生歿高郵

冷齋夜話目錄

冷齋夜話卷之一

宋筠州惠洪輯

明海虞毛晉訂

江神嗜黃魯直書韋詩

王榮老嘗官于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
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
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卽以獻之風如故又
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

夜臥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
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
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卽取視之儻恍之際曰我猶
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
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必
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邪

秦少游作東坡筆語題壁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
筆語題壁于一山中寺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
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
者豈此郎邪

羅漢第五尊失隊

予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
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
八應聞解唾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進齋
去未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敘曰兒南

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家要飯入其門壁間有畫僧形狀了然夢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爲閣藏之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也

東坡夢銘紅靴

東坡倅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嘆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曰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繼繼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詩出本處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詔太真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

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是
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詩曰應將白練
作仙衣不許紅膏汗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
書曰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爲衣作橄欖詩曰待
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曰
照夜青螢也百花醲蜜也崖蜜櫻桃也作贈舉子
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
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皤然清

瘦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跋
陀趨外陛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
卽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
欠所欠者惟一死耳李太白詩曰昔作芙蓉花今
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
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

宋神宗詔禁中不得牧豸豸因悟太祖遠略
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豸豸

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
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前朝不敢易亦不
知果安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
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
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東坡南遷朝雲隨侍作詩以佳之

東坡南遷侍兒王朝雲者請從行東坡佳之作詩
有序曰世謂樂天有鬻駱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

不忍去也然夢得詩曰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
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
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
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
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伯仁絡
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
裙歌板舊因緣丹成隨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
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十五日朝雲

卒葬于栖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又和詩曰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懃禮塔中仙又作梅花詞曰玉骨那愁瘴霧者其寓意爲朝雲作也秦少游曰唐詩閨怨詞曰繡閣開金鎖銀臺點夜燈長征君自慣獨臥妾何曾此正語病之著者而選詩自謂精之果精乎參寥子曰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貫休齊已詩便不必悶

東坡書壁

前輩訪人不遇皆不書壁東坡作行不肯書牌其特地止書壁耳候人未至則掃墨竹

古人貴識其真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爲五斗米屈于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羨于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于兒戲然

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東坡得陶淵明之遺意

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

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按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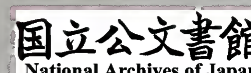
鳳翔壁上題詩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邱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故其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盧橘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荅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荅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燃柿亭奈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

東坡論文與可詩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車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
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
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
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
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的對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
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爲之語
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
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媚嫵則德宗乃曰人言
盧杞是姦邪

東坡留題姜唐佐扇楊道士息軒姜秀郎几
間

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
生東坡借其手中扇大書其上曰滄海何曾斷地
脉朱崖從此破天荒又書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

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見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有禁女插茉莉嚼檳榔戲書姜秀郎几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放如此

換骨奪胎法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

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
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
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濶多少
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
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立意精
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
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
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
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悞喜朱顏在一
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
不知

詩用方言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
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
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老嫗解詩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于鄙俚

采石渡鬼

歐陽文忠公慶曆末宿采石舟人甫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叅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攜至五鼓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

老瑞新語新曰某夜建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眾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叅知政事除蔡州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

豈欺我哉魯直竟歿于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
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

李後主亡國偈

宋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
法眼禪師觀牡丹于大內因作偈諷之曰擁毳對
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艷曳
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
主不省王師旋渡江

冷齋夜話卷之一

冷齋夜話卷之二

韓歐范蘇嗜詩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風定曉枝蝴蝶
鬧雨勻春圃桔槔閑又嘗謂意趣所見多見于嗜
好歐陽文忠喜士爲天下第一嘗好誦孔北海坐
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
嘗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
友愛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誦何時風雨夜復此對

牀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
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九衢塵
土烏靴底想見滄洲白鳥雙又曰夢作白鷗去江
湖水貼天又作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大中有
白鷗似我閑

陳無已挽詩

予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無出陳師道無已
問其佳句如何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詞一聯便知
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洪駒父評詩之誤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靄一聲山水綠勢音奧
而世俗乃分勢爲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脚泥
滑滑世俗爲兩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
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世以爲睡起茶多酒盞
疎多此類

留食戲語大笑噴飯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按

歐陽黃牛廟東坡錢塘詩

歐陽公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童稚語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嘗夢至一神祠祠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爲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寓于詩詞耳

古樂府前輩多用其句

予嘗館州南客邸見所謂嘗賣者破篋中有詩編寫本字多漫滅皆晉簡文帝時名公卿而詩語工甚有古意樂府曰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

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云云前輩多全用其句老杜曰意象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幃繡幕圍春風山谷曰牛羊今日上丘壠當時近前左右瞋予見魯直未得此書窮袴漢時語也今襠袴是也

雷轟薦福碑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立春王禹玉口占一絕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烟鎖樓臺日月

閑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歐公喜其
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略
曰當年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
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
今爲白髮翁云云

稚子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並母眠世
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笋詩曰稚子
脫錦襦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笋明矣贊寧雜志
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
予問韓子蒼子蒼曰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
食笋詩亦可耳

老杜劉禹錫白居易詩言妃子死

老杜北征詩曰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
商衰終自誅褒姒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
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

天子舍天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一毛耶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館中夜談韓退之詩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

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澤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公澤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獨黨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此偶因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乎一坐大笑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腦脂蓋眼臥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自然

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剝苔吊斑林角黍餌
沉塚竹非墨點之斑也楚竹初生蘚封之土人斫
之浸水中洗去蘚故蘚痕成紫暈耳

昭州崇寧寺觀音竹永州澹山狐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爲居室
近崇寧寺因閱華嚴經于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
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
今世畫寶陀山巖竹今猶在昭人扃鎖之以俟過

客遊觀比還過永州澹山岩岩有馴狐凡貴客至
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
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
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僧賦蒸豚詩

王中令旣平蜀捕還餘寇與部隊相遠饑甚入一
村寺中土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
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亦奇之

餽之以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筆立成曰觜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真堪玉筍挑共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玄孫訥夜話及此爲記之

王平甫夢至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不凡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安世高請福邨亭廟秦少游宿此夢天女求

贊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爲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遊宦乎沙門乎曰以嗔故爲神然吾亦往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廬山邨亭湖廟下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聞之爲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多嗔至此業今家

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嗔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縑千疋黃白物付君爲建佛寺爲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臥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

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
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笑覆大千
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
寧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爲示少游
筆蹟也

冷齋夜話卷之二

冷齋夜話卷之三

諸葛亮劉伶陶潛李令伯文如肺腑中流出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
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
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
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
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爲主氣以誠爲主故老杜謂
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

不曉如玉川子歸醉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
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
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
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池塘生春草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
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
之確論獨李元膺曰予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
不知舒公何從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
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則見于情詩句蓋其
寓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
意不當尼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華曇羊叔子喜
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
特無詩句耳

詩說煙波縹緲處

予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

斜州予兒童時戲劇處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
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釣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
晚見還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整約背落中一
葉軟紅間又嘗暮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
慘淡間白鷗無事釣舟閑箇中着我添圖畫便似
華亭落照灣魯直謂予曰觀君詩說烟波縹緲處
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師沙戶種
類耶有詩其略曰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項螺巔度
歲年脫却衲衣着簑笠來佐涪翁刺釣船予嘗對
淵材誦之淵材曰此退之贈澄觀我欲收斂加冠
巾換骨句也

山谷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

集句詩山谷謂之百家衣體其法貴拙速而不貴
巧遲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又曰事
治閑景象摩挲白髭鬚又曰古瓦磨爲硯閑砧坐
當牀人以爲巧然皆疲費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

足貴也

東坡美謫仙句語作讚

曉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又曰暮騎紫雲去海氣
侵肌涼東坡曰此語非李太白不能道也嘗作贊
曰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極
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
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東望太白橫我岷眼高
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
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詩大笑君
應聞

韋蘇州寄全椒道人詩

東坡曰羅浮有野人山中隱者或見之相傳葛稚
川之隸也有鄧道士者嘗見其足蹟予偶讀韋蘇
州詩寄全椒道士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
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
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味其風度則全椒道士

亦鄧君之流乎因以酒往問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曰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
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飛空
本無蹟

碁隱語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求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
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
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

棋隱語也

李元膺喪妻長短句

許彥周曰李元膺作南京教官喪妻作長短句曰
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
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攜手處物是人
非春莫回首青門路亂紅飛絮相逐東風去李元
膺尋亦卒

秦國大長公主挽詞

秦國大長公主薨神考賜挽詞三首曰海濶三山
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
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又曰
曉發城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
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銷芳魂飛北渚那復可
爲招又曰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
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
市無復獻珠人元豐初臣魏秦秦載之于詩話中雖

穆王黃竹漢高大風之詞莫可擬其髣髴噫豈特
前代帝王蓋古今詞章之工者無此作也

荆公鍾山東坡餘杭詩

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
疑端爲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對偶
作詩曰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夜據
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東坡宿餘杭山寺
贈僧曰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欹枕有殘缸白灰

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牕人以山谷之言爲
確論

少游魯直被謫作詩

少游調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
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
坦夷作詩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旣不如
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簞六尺牀無客白
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其詩酸楚魯直學
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
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
困可畏而仰哉

活人手段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于庭庭有大甕一兒
登之偶墮甕水中群兒皆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
因穴而迸見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于齟齬
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甕圖

詩未易識

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做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冷齋夜話卷之三

冷齋夜話卷之四

詩話妄易句法之病

司馬溫公詩話曰魏野詩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而俗人易葉爲藥不止不佳亦和下句無氣味魯直曰老杜詩云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有人道劍客食黃精也如淵明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渾

成風味句法如生成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情狀學者不可不知也

五言四句詩得于天趣

吾弟超然喜論詩其爲人純至有風味嘗曰陳叔寶絕無肺腸然詩語有警絕者如曰午醉醒未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牕明王維摩詰中山詩曰溪清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夜休日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欲別更攜手月明洲渚生此皆得于天趣予問之曰句法固佳然何以識其天趣超然曰能言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言予竟不能詰歎曰微超然誰知之

夢中作詩

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曰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偶與

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
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胆落而瑩中笑聲
愈高予紬繹夢中詩以語瑩中瑩中云此段公案
三十年後大行叢林也

西崑體

詩到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
西崑體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
作雪詩曰借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牕知又

曰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
句前輩無相犯者昔李師中作送唐介謫官詩曰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
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云云已而聞介赴月首上
官李大敬以書索其詩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無
寸馬落顏詩遂以還之李大敬久之乃悟一身千
古非挾對與荆公措意異矣

詩比美女美丈夫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
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醑醑詩曰
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
比之特若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
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道潜作詩追法淵明乃十四字師號

道潜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數聲柔櫓蒼茫
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
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
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真東山勝遊也坡以書
示潜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元章瀑布詩

米芾元章豪放戲謔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
有書名嘗大字書曰吾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
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後題云蘇
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詩句含蓄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滿城風雨近重陽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翳昨日閑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笑其迂

潤

天棘

王仲正言老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非烟雨自是一種物曾見于一小說今忘之高秀實曰天棘天門冬也一名顛棘非天棘也王元之詩曰水芝臥玉腕天棘舞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琥珀

韋應物作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化令燒之尚作松氣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詩誤字

老杜詩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今誤作波浩蕩非唯無氣味亦分外閑置波字舒王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今誤作問松我東岡與波浩蕩當併按也

王荆公東坡詩之妙

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荆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歲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徵意特奇如曰見說騎鯨游汗漫亦曾捫蝨話辛酸又曰蠶市風光思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縱掀舞以鯨爲蝨對以龍驤爲漁舟對小大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者此類是也

詩忌

今人之詩例無精彩其氣奪也夫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人謂之詩讖謂之無氣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繩墨哉如王維作畫雪中

芭蕉詩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賀客盈門忽點墨書其壁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予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予論予作詩自誌其略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黃云云

詩言其用不言其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也東坡別子由詩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也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有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後漢注云常置人于

險處耳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語言者益其德之候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王荆公欲革歷世因循之弊以新王化作雪詩其略曰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不驗豐年瑞祗欲青天萬里開

賈島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丁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詩用方言

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俗言爲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穎脫不可干之韻老杜八仙詩序李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方俗言也所謂襟綉是也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川峽路人家多供祀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

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烏鬼爲鷓鴣也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尙是
夢也作更字讀則失其意甚矣山谷每笑之如所
謂一霎杜公雨數番花信風之類是也江左風流
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不高故奇韻滅絕東晉騷
人勝士最多皆無出謝安石之右烟飛空翠之間
乃攜娉婷登臨之與夫雪夜訪山陰故人興盡而
返下馬據胡牀三弄而去者異矣

舒王女能詩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
寄舒王曰西風不入小牕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
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楞嚴經
新釋付之有和詩曰青燈一點映牕紗好讀楞嚴
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幻夢世間惟有妙蓮花

亦爲之解勸公徐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其
詞極佳山中人忘之予爲補曰萬壑搖蒼烟百灘
渡流水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

東坡藏記

舒王在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
妙語客曰東坡宿于臨臯亭醉夢而起作成都聖
像藏記千有餘言點定纔一兩字有寫本適留舟
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東南林影在地公展讀
于風簷喜見眉鬚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
穩客曰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曰如人善博
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拊手大笑亦以公爲知言

荆公梅詩

荆公嘗訪一高士不遇題其壁曰牆角數枝梅凌
寒特地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詩置動靜意

荆公曰前輩詩云風靜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

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曰此老論詩不失解經
旨趣亦何怪耶唐詩有曰海日生殘夜江春入暮
年者置早意于殘晚中有曰驚蟬移別柳鬪雀墮
閑庭者置靜意于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研詩其略
曰君不見長安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
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舒王山谷賦詩

舒王宿金山寺賦詩一夕而成長句妙絕如曰天
多剩得月月落聞歸鼓又曰乃知像教力但渡無
所苦之類如生成山谷在星渚賦道士快軒詩點
筆立成其略曰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一盃
水願得青天化爲一張紙想見其高韻氣摩雲霄
獨立萬象之表筆端三昧遊戲自在也

王荆公詩用事

舒王晚年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
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又曰木落

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予曰自獻
橫陳事見相如賦荆公不應用耳予曰首楞嚴經
亦曰於橫陳時味如嚼蠟

蘇王警句

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
多日故人無少年荆公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
語荆公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
縑成白雪素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桑疇
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因知
果譬如蓮花方其吐華而果具藥中

句中眼

造語之工至于荆公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荆公
曰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曰一水
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
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
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

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舒王編四家詩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陽永叔詩編為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汚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代詩人未有出其右者但恨其不修三國志而修五代史耳如歐公詩曰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

解耳

范文正公蚊詩

范仲淹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其志欲吞西夏知用兵利病耳而解舍多蚊蚋文正戲題其壁曰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用問前程雖戲笑之語亦愷悌渾厚之氣逼人況其大者乎

柳詩有奇趣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
烟消日出不見人勢音奧藹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
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
反常合道爲趣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
不必亦可勢藹三老相呼聲也

東坡屬對

予遊儋耳及見黎民爲予言東坡無日不相從乞
園蔬出其臨別北渡時詩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
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
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醞佳甚
求一具臨行寫此詩以折菜錢又登望海亭柱間
有擘窠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
湖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食予櫛
椰子問母識蘇公否母曰識之然無奈其好吟詩
公嘗杖而至指西木櫪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
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

紙祝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予索讀之醉墨歆
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齟顏平原死不忘
君握拳透爪

林和靖送遵式詩

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
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林逋逋以詩
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
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

丁晉公和東坡詩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曰草解忘憂憂底事花
能含笑笑何人世以爲工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
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上元詩

予自并州還江南過都下上元逢符寶郎蔡子因
約相國寺未至有道人求詩且曰覺範嘗有寒巖
寺詩懷京師曰上元獨宿寒巖寺臥看青燈映薄

紗夜久雪猿啼岳頂夢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瘦
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却憶少年行樂處軟風
香霧噴東華今當爲作京師上元懷山中也予戲
爲之曰北遊爛熳看并山重到皇州及上元燈火
樓臺思往事管絃音律試新翻期人未至情如海
穿市歸來月滿軒却憶寒巖曾獨宿雪牕殘夜一
聲猿

東坡滑稽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饌客東坡杖藜相過
村校喜延坐其東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
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
歲先生已是古稀年此老滑稽故文章亦如此又
曰世間事無有無對第人思之不至也如曰我見
魏徵嘗嫵媚則對曰人言盧杞是姦邪又曰無物
不可比類如蜻花似石榴花紙花似罌宿花通草
花似梨花羅絹花似海棠花

冷齋夜話卷之五
 曾子固諷舒王嗜佛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
 日會于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
 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
 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
 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
 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

冷齋夜話卷之六

曾子固諷舒王嗜佛

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居一
 日會于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舒王問
 其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
 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
 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
 牧之言猶不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

曰前言第戲之耳

稱甘露滅

陳了翁罪予不當稱甘露滅近不遜曰得甘露滅
覺道成者如來識也子凡夫與僕輩俯仰其去佛
地如天淵也奈何冒其美名而有之耶予應之曰
使我不得稱甘露滅者如言蜜不得稱甜金不得
稱色黃世尊以大方便曉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
意不可以言盡故言甘露滅滅者寂滅甘露不死

之藥如寂滅之體而不死者也人人具焉而獨僕
不得稱何也公今閑放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脫
爲宰相寧能飾予以美官乎瑩中愕然思所爲折
難予不可得乃笑而已

大覺禪師乞還山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遊嘗以其詩示
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舒王不悟其
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

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偈進呈乞還山
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峰頭慙慙願
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
濶乞與孤雲自在飛

靚禪師瀾流詩

靚禪師有道老宿也主筠之三峰嘗赴供民家渡
溪漲靚重遲爲溪流所陷童子掖至岸坐沙石間
垂頭如雨中鶴童子意必怒且遭斥逐不敢仰視

靚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霧霏添得溪流意
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後如何靚後往
汝州香山無疾而化

靚禪師化人題壁

三峰靚禪師初住寶雲邑有巨商尚氣不受僧化
曰施由我耳豈容人勸靚宣言唯吾獨能化之其
人聞靚至果不出靚題其壁而去曰去年巢穴畫
梁邊春暖雙雙遶檻前莫訝主人簾不捲恐啣泥

土汚花磚其人喜不怒特自追還厚施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覺禪師詩

智覺禪師住雪竇之中崑嘗作詩曰孤猿叫落中崑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詩語未工而其氣韻無一點塵埃予嘗客新吳車輪峰之下曉起臨高閣窺殘月聞猿聲誦此句大笑栖鳥驚飛又嘗自朱崖下瓊山渡藤

橋千萬峰之間聞其聲類車輪峰下時而一笑不可得也但覺此時字字是愁耳老杜詩曰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良然真佳句也親證其事然後知其義

永庵嗣法南禪

鄧峰永庵主南禪師子也未嘗問法南禪公所至輒隨之魯直聞其風而悅之眼不及識有自慶者事永甚久卽以慶主黃龍宜州爲作疏語特奇峻

叢林於慶改觀又見之與語多解休又嗣法南公
宜州過永舊庵題其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
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東坡和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句清婉嘗書湖上一
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
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東坡一見
爲和于後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

寢草露濕芒屨

象外句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
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
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
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僧清順十竹林下詩

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

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个春風慎勿長兒
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久從林下遊
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
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荆公遊
湖上愛之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唱酬

東坡稱賞道潛詩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
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
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坡一見如舊及坡移
守東徐潛往訪之館于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
東坡饌客罷與俱來而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妓
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
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
座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偏尚氣憎兒子如仇
嘗作詩云去歲東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
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

僧景淳詩多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爲五言詩規模清寒其淵源出于
島可時有佳句元豐之初南國山林人多傳誦居
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一室淡然聞鄰
寺齋鐘卽造焉坐同海衆食堂前飯罷徑去諸刹
皆敬愛之見其至則爲設鉢其或陰雨則諸刹爲
送食住二十年如一日四時不出謂大風雨極寒
熱時景福老衲爲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不可遽

解如曰夜色中句後虛堂坐幾更臨溪猿不叫當
檻月初生又曰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
旁立草際一螢飛有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
之然聞清修自守是道人活計喜之耳

鍾山賦詩

余居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夢亦成趣嘗乘佳月
登上方深入定林夜臥松下石上四更自寶公塔
路還合妙齋月昃虛幌淨兀然童僕憇寢甫鼾

凭前檻無所見時有流螢穿戶牖風露浩然松聲
滿院作詩曰雨過東南月亮清意行深入碧蘿層
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又曰未饒拄
杖挑山衲差勝袈裟裹草鞋吹面谷風衝過虎歸
來風雨撼空齋

僧可遵好題詩

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貌禮之
而心不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爲

和之遵曰禪庭誰立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
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混常流東坡曰石龍有
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
泉何處覓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
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
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敲蓬咏驚起山翁
白晝眠元戲答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趨利走
如煙勸君打快修禪定老境如蚕已再眠元詩雖

少蘊籍然一時快之

冷齋夜話卷之六

冷齋夜話卷之七

蘇軾觀朝道衣

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觀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答僧曰惡業相纏卅八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東坡廬山偈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
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
人

般若了無剩語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
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橫
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船子和尚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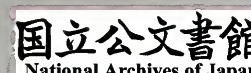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
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
盛傳想見其爲人宜州倚曲音成長短句曰一波
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
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
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詩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
 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
 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
 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盛傳子瞻已仙
 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
 昌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
 耶東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迴反耳

東坡戲作偈語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時
 過慈雲寺浴長老明鑑魁梧如所畫慈恩然叢林
 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沐
 老師有句借宣揚牕間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
 放光遍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須重
 說圓通偈千眼重籠是法王又嘗要劉器之同叅
 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
 廉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笋何名東



坡曰卽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戲爲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真百丈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叅玉版師聊憑栢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東坡留戒公疏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

廬卽令出別候指揮東坡于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

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負華嚴入嶺及大雪偈

陳瑩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爲負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士遊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江廟外休分別常寂光中歸去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下雪壓倒千年樹老人拊手笑有眼未

嘗觀故應潤物林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遍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却蹤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聰出城迂五祖戒禪師旣覺私怪之以語子由未卒聰至

子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
夢乎聰曰夜來輒夢見吾三人者同迎五戒和尚
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
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二人大喜追筍
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
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
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
來託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雲菴驚曰戒陝右人
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于大愚逆數
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復以書
抵雲菴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真可
笑矣旣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規不勝幸甚自
是常衣衲衣

張文定公前生爲僧

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廡神觀
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間得經一

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
 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曰世間相生滅猶如
 虛空花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
 前世事蓋公生前嘗主藏于此病革自以寫經未
 終願再來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以來名
 臣為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
 士坡為重寫題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龍游
 寺

悅禪師作偈戲詵公

雲峰悅禪師叢林敬畏為明眼尊宿與興化詵公
 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嘗誡
 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郡僚愛詵
 多久不果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
 以書哀訴于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
 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支
 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然少叢



林有書來敘法禮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共憶當年在
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觸背關

寶覺禪師老庵于龍峰之北魯直丁家難相從甚久館于庵之旁
兩年寶覺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莫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關張丞相奉使江西日將造其廬
至兜率見

悅禪師遠甚稱其門人及見寶覺乃作偈曰久嚮黃龍山裏龍
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
靈源叟時爲侍者迺作贊其略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
年老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天覺所言
靈犀一點此藟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
不着畫

毛僧說偈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
 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
 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了却
 似不生言畢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閣梨之
 徒乎

謝無逸佳句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
 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
 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
 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為魯直
 所稱賞

洪覺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德行薦于朝當入學意不欲行不得已
 詣之信宿而返所居一堂生涯如龐蘊子嘗過之
 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無逸誦書掃除顧見
 予放帚大笑曰聊復尔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稚



子汲水龐公掃除丹霞適至棄帚迎朋一笑相視
 不必靈照多說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靈
 照掃地謝公一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
 玲瓏更若不會換手搥胸

冷齋夜話卷之七

冷齋夜話卷之八

劉跛子說二范詩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
 范家園春盡卽還京師爲人談噓有味范家子弟
 多狎戲之有范老見之卽與之二十四金曰跛子
 喫碗羹于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
 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
 生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荆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馬
過甚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
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
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
其略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
乘輿閑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
沙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

改元見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枋大梁間
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銀堆裏見
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趙叅政槩之孫女
云我十許歲時見劉跛子來覓酒喫笑語終日而
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
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有識之者
野夫長短句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淵材以書督之野夫答

書曰跛子一生別無路展手教化三饑兩飽回視
雲漢聊以自誑元神新來被劉法師徐神翁形迹
得不成模樣深欲上京相覲又恐撞着文人泥沱
佛驀地被乾拳濕踢着甚來由其不羈如此嘗自
作長短句曰跛子年年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
世上詩大拐上有工夫達南州北縣逢着處酒滿
葫蘆醺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
歸來帝里一事全無若還與匏羹不託依舊再作

門徒驀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席橫鋪呵呵笑睢
陽門外有箇好西湖

劉淵材南歸布橐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
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餽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
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
黥挾以布橐橐黥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
慶三日議曰布橐中必金珠也予雅知其迂濶疑

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橐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下扶猿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故曰我母死父傭于遠方兄貧無食牽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惻不自知涕下顧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力拜諾卽以所乘筍兜舁歸山雲庵步隨之盲女後生三子皆勤院事雲庵雖領衆他山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之類甚衆

錢如蜜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蓋見賣餠者從乞一錢餠與之卽就買餠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覓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奈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入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于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卽夢覺又畜王孫小于蝦蟆風

度清癯以線繫几案間道士喚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顆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蓋使出戲衣袖間予謁之示此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道者吾詩俚詎能摹寫高韻

夢遊蓬萊

黃魯直元祐中晝臥蒲池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



道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
卽襪而履水魯直意欲無行道士強要之俄覺大
風吹鬢毛骨爲戰慄道士曰且斂目唯聞足底聲
如萬壑松風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張
開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
接之見仙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
整琵琶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
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伎搥手

頃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爲言之與今山谷集語
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周貫吟詩作偈

周貫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鴈子治平熙寧間
往來西山時時至高安與予大父善日酣飲畜一
大瓢行旅夜以爲溺器工作詩詩成癖嘗宿奉新
龍泉觀半夜槌門道士驚科髮披衣啓問其故貫
笑曰偶得句當奉道士殊不意已問之因使口誦

貫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損髭鬚是夜
貫寒甚以席自覆故爾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
有秀韻欲攜以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
貫指畫藥鐺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
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
尋死于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
山作酒仙麻鞋軋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
極光陰不計年後有人見于京師橋付書與袁州
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時當上謁也至時果遣李
生生時以事出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
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鐺彈指空剝剝李
生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
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
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一鞭謂馭者曰

賴我石學士也若瓦學士顧不破碎乎

石土埭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號袖衣
道喜怒不常體癩瘡日往廣陵白土埭謳歌自適
夜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祇召至與語詞多無畔
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若不足無欲卽無憂求其情
虛者帶索披麻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
畢塵累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潛淵明所記曰

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借海鹽令
所畜小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
苦其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堰如熟艾有問道
士者謫者何時竟荅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
上計其謫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士曰爲達之
卽繫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有何曰書
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前爲道士捉杖
飄然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

白土壤上卽引衣帶示令令亦不能曉小兒詣史
宗史宗大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
吾不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
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揖客對臥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容苦欲見者或
出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帶對
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
常及暮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
金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
夫而以畫行已可恥也又作馬忍爲之耶伯時恚
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
習此則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
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

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畫
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服師
之善巧也

房瑄前身爲永禪師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畫序一首曰舊說房瑄開
元中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入廢佛寺
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
永禪師畫笑謂瑄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生之

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蓋唐本宋復古
所臨者

退靜兩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
爲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及移
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
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
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

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達此
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
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沈存中
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
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爲子楊次
公曰存中識藥矣然未識藥之忌也

冷齋夜話卷之八

冷齋夜話卷之九

草書亦自不識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
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
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
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
致予忘之

當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温温玩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劉淵材迂濶好怪

淵材迂濶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面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脰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

一卯淵材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
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淵
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
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歛目不言
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
說乃荅曰第一恨鮓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
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
不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材瞠目曰諸子果輕易

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
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
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
林之士課則如目見而言靈源問其故荅曰我無
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
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

足怪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調恤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老兩客乃爾可笑耶

癡人說夢夢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真真癡絕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命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是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卽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真僞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日識其僞猶惑之可笑也

自以宗教爲已任

高仲靈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學者不能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著明於世予曰仲靈寧嘗自考其事乎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是子思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與之執手言笑謂遠知人

則何暗于循謂不知人則何獨明于靈運遠自以
宗教爲已任而授詩禮于宗雷輩與道安諫苻堅
勿伐洛陽同科父子于釋氏其可爲純正而知大
體者耶

牛逐虎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虎旣
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言之
爲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

諷之其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過
行路一豎坐地牧兩牯以捶捶地不復顧虎搏豎
如鷹擲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
則喘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
負一村囂然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
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
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敏風雨

劉野夫免德莊火災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閣已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紹興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爲良子宣喜之旣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奈何淵材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捋鬚良久目予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淵材以手拏帽褰衣走如飛予爲奴楊照追逐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鞭虎頭撩虎鬚幾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戲曰在

兵法何如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冷齋夜話卷之九

冷齋夜話卷之十

作詩准食肉例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錄乃大有所悟歛目長
 息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定光佛
 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覺範所愛當
 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倘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
 不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之如太陽直撥付遠錄
 公耳于是光祖自邵武跣足至通瑩中熟視彌月

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于高
安大愚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廬山
因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
此公可禁作詩無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兒時
好食肉毋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飫食肉一日毋許
之今亦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爾復
生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雁蕩天台看得足盡搬
兒女寄蓬牕徑來漳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

名節逼真如醉白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萬事都
休理且聽樓鐘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
間知幾生夏口甕中藏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
消已覺華無蒂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
外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曰此詩如岐下
猪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漳水見瑩中姪
勝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雖逢思有常平
居慎勿示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

長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
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
如食鮓魚唯恐遭骨刺耳與岐下猪肉不可同日
而語也

蠹文不通辯譯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祐中
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法院璉
居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揚聲景靈宮鋸傭解木

木旣分有蟲鏤紋數十字如梵書字旁行因進之
上遣都知羅宗譯經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
譯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淨焚香導譯逾刻乃曰
天竺無此字不通辯譯右璉恚曰諸大師且領上
意若稍成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以此意諷之淨
曰幸若蠹紋稍可箋辯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
萬死何補上又嘗賜璉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
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

奏上佳歎之

淨璉輩何可少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忠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寓輒盡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石崖僧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臥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曰方聽

萬壑松聲冷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羽衣折角巾杖藜逍遙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卽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

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
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吳音也
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
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
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爲無事人耶

三生爲比丘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
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老而約

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于是許之
觀見錦襦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
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
以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
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
年如期至錦襦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
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
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

愧情亦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刪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岳麓三生石上事贊寧所錄爲圓觀東坡何以書爲澤必有據見叔黨當問之

禪師知羊肉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巴音夷面真率不事事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攜客來游珍亦坐于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味而如羊肉大美且

性極暖宜人食守色變瞋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性暖珍應曰常臥羶知之其毛尚爾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攻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日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邪言罪惡之由

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爲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詞曲

三君子瑕疵可笑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眞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爾安能爲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旣至未視事聞嘗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亦無舟車可遷夫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顛倒

也吾故笑之

歐陽修何如人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汝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
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爲撫州舉人
行不就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
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輒忘之嘗聞
人言歐陽修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
書生後甚顯達嘗叅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

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
去

證道歌宣公塔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話
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閱永嘉
證道歌卽作禮頂戴久之譯者問其故僧曰此書
流播五天稱眞丹聖者所說經發明心要者甚多
又問大律師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禮謁譯者又問

此方大士甚衆何獨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寧安不視秀僧書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關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間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

家見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益亦微矣子曹猶當見之

饌器皆黃白物

王荆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

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聖人多生儒佛中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自是什麼

有縫浮屠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迓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磚浮屠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麥舟助喪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于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旣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

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喪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讀傳燈錄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卽以筆記于牕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毘一箇僧梵誌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旣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顯兒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

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
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紅
香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
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浣洗
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魯
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

得香遲不道曉來開徧向南枝玉簫弄粉人應妬
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
年心

詩忌深刻

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妝露着
花魯直罪余于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
此論當有知之者耳

蔡元度生歿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射
 其舟萬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
 矣至高郵而歿元度生于高郵而歿于此亦異耳
 世言元度益僧伽侍者木义之後身初以為誕今
 乃信然

浮屠之商求其籍之於述作之林殆不多
 見矣習小說家之言者尤鮮宗僧自文瑩而
 外覺以龍溪公之嘉再此事洪公自是宗門

傑士蓋不守而存祖風往之著書不憚其
 有目為文字禪者何也嘉祐間嘗禪師住
 西湖三十季撰輔教編諸闕上之仁宗嘉
 歎其才書盡賜入藏以叙之名遂聞天下洪
 公之林百鈔僧寶傳諸編清才妙筆不讓
 當世之而多書竟不入藏豈時至大觀風會又一
 變邪冷為和話雖微瑛零襍如渴漢嚼
 槽子啖吻日津之為酸漿滴入所以慰世傳

冷齋夜話

十三

之空窮也浙有毛空後

冷齋夜話

冷齋夜話第十卷

